

他的名字叫曦

万小英

看完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，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身在福州，那份触动尤为直接而深切——剧中的吴石与聂曦，正是从这片土地出发的男儿。

聂曦原名聂能辉。何时改名，已难确考。但我总想，“曦”者，晨光也，是刺破黑暗的第一缕明亮。他更此名时的心志与期许，或可从中窥见一斑。

晨曦的到来，从来不易。正因有一群人甘愿隐没于最深的长夜，“寓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，誓言以身为炬，撕开一道光的缝隙。聂曦，便是其中的一员。

他追随着吴石。抗战时期，官至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，将这位福州同乡选调至身边，担任随从副官。在剧中，聂曦始终称吴石为“老师”。每一声“老师”，都让我心弦颤动。这早已超越了职务的称谓，那是敬重，是忠诚，是亲近，更是一种精神的托付。

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。吴石虽在陆军大学任教，桃李满天下，却未必是聂曦课堂上的授业师。但他是聂曦真正的人生之师。他彻底改变了这位青年的人生航向，而聂曦也心甘情愿地追随这改变，即便明知前路是惊涛骇浪、九死一生。因此，那一声声“老师”里，更蕴含着无悔的决心、不渝的坚定，宣告着他们之间超越职务的、由共同信仰铸就的隐秘而牢固的纽带。

此后，无论是吴石与共产党人的秘密接触，还是关键时刻传递绝密军情，聂曦始终忠诚地履行着安排、协助与护卫之责。吴石为淮海、渡江战役立下殊勋，其中必有聂曦的一份沉甸甸的功劳。吴石对故土深情与守护之志，何尝也不代表着这位福州子弟的心声？

聂曦祖籍闽清，却是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官巷里长大的。1939年，郁达夫在《闽游滴语》中这般描绘官巷：“走过官巷，见毗连的大宅，均是钟鸣鼎食之家……两旁进士之匾额，多如市上招牌。”这条巷子，承载着半部福州近代史。

如今，我也走在这官巷里。严复书院里，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启蒙之声仿佛仍在回响；沈葆桢故居，铭刻着近代海军初创的雄心与悲怆；林则徐之子林聰彝的宅邸，深藏着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家风传承；刘齐街故居，见证了民族工商业点亮长夜的微光；刘冠雄的旧宅，则萦绕着甲午海战的屈辱与沉痛……幽深的巷弄沉默着，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，倾听着每一个过客心中的叩问。

那么，聂曦住在官巷几号？已说不甚清，有说是官巷1号，是他投靠亲戚的寓所，如今已是一家银行。可以想见，他在这条巷子里长大，耳畔萦绕的，是这些先贤或激昂或沉重的历史足音。这些声音鼓舞着他、激励着他。从这样一条巷陌走出的青年，心中怎能不怀着一份“千一番事业”的抱负？纵非惊天动地，也定要为这苦难的民族，做一点有益的事。

1949年夏，福州解放前夕，副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，尚无正式官邸。刚官聂曦立刻想到了熟悉的官巷。经他联络，吴石一家得以暂居官巷22号。这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宅院，曾属清代贤吏杨庆琛，雅称“绛雪山房”。如今，这里是聚春园驿馆，也作为吴石故居纪念馆，静立巷中。

我走在官巷，在时光交错的纷沓声里，仿佛听见吴石与聂曦并肩走过的坚实步履，风决，而无半分犹疑。我的心，忽然被一种清晰的痛楚击中。

曦光在降临之前，总要穿越最浓重的魑魅。

1950年6月10日，台北马场町刑场。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并肩而立。他们是“吴石案”的“要犯”，是“东海小组”的脊梁，是四尊英雄的雕像，在死亡面前站成革命最终的形状。

四位英雄，恰是四重光辉；吴石是深谋远虑的儒将，朱枫是坚贞无畏的女性，陈宝仓是豪气干云的武将，而聂曦——他是那束纯净而炽烈的青年之光。三十三岁的年华，如迸溅的火星，毅然燃成了“曦”的模样。

就义时，聂曦白衫染进军裤，脚踏马靴，双手反绑，却英气凛然。脸上甚至浮着一丝从容的微笑。当时的台媒也不得不承认他“形象英勇，大义凛然，死前毫无惧色”，那张临刑照片，被誉为“最具震撼力的就义照”。今日我们再看，若非那刺目的绑绳，照片中的他，俨然一位俊朗青年正奔赴一场约会。

这场“约会”，从囚徒徒出卖而入狱的那刻便开始了。流程与结局，他都明了。没有巧言周旋，无论威逼利诱，聂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保护吴石，保护同志。

正如剧中，吴石曾对一度“冲动”的聂曦动情地说，他已将他视如己出，不愿见他赴死。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祖母抚养长大的聂曦，视吴石亦师亦父。而在吴石眼中，这个青年是学生，是战友，也早已是自己的孩子。目睹“孩子”如此义无反顾地保护自己，哪位“父亲”能无动于衷？让孩子独自赴死，父亲又如何独活？素来忠厚的吴石，心中必怀有深重的歉疚。纵有牺牲的觉悟，但血肉真情一旦浸透，许多得失便无法再用理智衡量。我想，他终究是过不了自己心中那一关，于是选择与孩子们并肩，直面最终的黑暗。

刑场上聂曦那年轻而璀璨的身影，让人不由得想起三坊七巷走出的另一位俊杰——林觉民，一样的风华正茂，一样的慷慨从容。也让人想起十七岁的吴石，作为北伐学生军一员，从福州点教场（今五一广场）出发时，与同学们高唱《新战死歌》：“我省宝刀真利器，快活沙场死……生平自愿，为国牺牲，头颅一掷轻……”

枪声，终究响起。随后，是万物肃然的静寂。

关于聂曦，世间留下的记载实在太少。逝者已远，往事如风，何况他走得那样决绝，那样彻底。赴台前，他嘱托弟弟聂磊：“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，我们的后代，不要再姓聂了。”这是他留下的最为确凿的一句话，此外，连一封遗书也未曾寻找。这句话意味深长。“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”，或许是担忧家族牵连暴露身份，更可能是在说：革命之路太险，后人须隐姓埋名，方得平安。可见，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之危险与可能株连家人，有着清醒至残酷的认知。在极为重视宗族血脉的华夏，他让后代弃姓，这既是一种极致的保护，一种深沉的爱，也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割舍——“我将无我”，全部的奉献。后来，他弟弟的子女确都改随母姓黄。这份决绝的谨慎，也让他的生平细节，愈发湮没于历史尘烟，连同他的骨灰归于何处，也成谜团。

至于他的妻儿下落，民间有诸多传闻。流传颇广的一则是：一位老太太，常年坐在福州某条老巷口，为人缝补衣物，直至前几年高寿离世，据说她便是聂曦的妻子，用一生等待永不归来的丈夫。我并不认为这是史实，但我深深理解这样的“创作”——那是后人于心不忍，为烈士补上的一笔最深情的想象，一点点微不足道却温暖的慰藉。

曦者，破晓之光也。聂曦，名如其人。他用自己的生命，怀抱信仰，化作了那束刺穿沉沉黑夜的光。这光或许在历史档案中记录寥寥，但当我们将走过官巷，看晨曦又一次温柔地漫过古老的瓦檐，总会想起，曾有一位青年，在这里长大，又从这里出发，完成了一场干净、明亮、无悔的赴约。

深山寻红记

吴佳燕

初到铜仁，青山绿水，高桥低隧，恍若还乡。入住酒店的时候是晚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，才发现楼下竟然有一条蜿蜒的护城河(后来看地图才知道叫小江，发源于梵净山南麓，为锦江上游)，碧波荡漾，绿树环绕，河边的楼房鳞次栉比，左岸是高架桥、铁路和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。这清新而富有层次的景致，让我有一种置身老家县城的既视感。孔子说，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铜仁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“仁”命名的城市，它的山在全国都是出名的，造型奇特、位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梵净山自不待言，更多的是群峰绵延不绝，感觉并没有老家重庆的山峰那么高大而突兀，只因铜仁的山本身就立于高山高原，就跟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。一个因为小时候看够了家乡大山、长大后才到平原生活的人，仍然会为铜仁的山川奇石、勃勃生机心动和感叹，也忍不住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跟着大部队一次次往深山里跑，不为铜仁漫山满眼的青绿，而是去万山丛林中寻觅那一点红。

这红是铜仁万山区朱砂古镇矿洞中的朱砂，见证了铜仁作为一座工业城市的辉煌历史和绿色转型。铜仁这个名字，我最早就是从初中地理课本上的矿产资源分布城市而了解的，也让我对温度计里的水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：主要成分为硫化汞的朱砂，正是提取汞的重要矿物。万山的汞矿开采冶炼历史悠久，相传西周时巴方梵氏女子教土民凿取丹砂，武王服之治好了心悸之便，敕封丹丹之山为“大万寿山”，后简称“万山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万山被建设成集购、采、选、冶、研为一体的中国最大朱砂工业生产基地。2001年，万山汞矿由于资源枯竭关闭，列入国家首批矿山公园。今天的朱砂古镇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，把万山汞矿遗址打造成了一座工业遗迹与生态发展融合、历史怀旧与户外休闲相济的特色小镇。“那个年代”保留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风貌，矿山小镇的国营照相馆、理发店、服装店和深绿的邮局筒筒，代写书信的小摊，以及满墙的宣传画和红色标语，让人仿佛穿越到那个热情昂扬的红色年代，抚慰着一代人的文化乡愁。与黄铁矿经年的露天开采留下的亚洲第一天坑不同，万山汞矿是地下开采，留下了大大小小幽深曲折的矿洞，开凿出了长达970公里长的采矿坑道，为世界之最，堪称“地下长城”。我们在千年的矿洞里借着幽暗的灯光前行，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。形状大小不一的矿洞里到处都是，青石板上印痕斑驳，褐色岩壁上水珠密布。矿洞里走，越是深阔，有水堆积成的水塘，有作为矿洞支撑的矿柱，像是挂满钟乳石的溶洞。我们一边听导游讲解一边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在湿漉漉的岩壁上和地上的碎石中寻找残存的朱砂。朱砂可入药，有镇神安惊之效；高温下才散发毒性，平时可作印泥或首饰。真正的朱砂是透光的，遇水后尤为明艳夺目，难怪张爱玲把男人爱情的遗迹称为“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”。于是在导游的提示下，一群人竟像孩童般玩起了矿洞寻宝记，只为那电光照射下令人惊喜的一点红，满心欢喜地翻拣出来拿给导游鉴定，被否定后继续埋头寻找，得到认可后立马欢呼雀跃。这多像我们的写作，需要持久地在生活后的矿山中不断挖掘、发现，找到含有朱砂宝藏的原石，然后经作者者的创作技术和主体意识不断打磨、淬炼，最后让那红艳的朱砂脱颖而出，就像文学燃烧的火焰与跳动的的心脏。走出矿洞，豁然开朗，漫山的绿色随着清新的山风扑面而来，其他矿洞的洞口也都掩映在一片绿意之中，人走在悬崖栈道上也不觉得心惊。工业时代给地球留下的巨大伤口，已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修复和抚慰——这是铜仁的华丽转身与生态发展，在工业废墟上长出新时代的绿色新枝，既留存了历史，也注入了动能。

这红是松桃县苗族花鼓舞中的八面鼓与红绸带，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非遗艺术的气势与祥和，以及当地老百姓能歌善舞、安居乐业的精神风貌。子曰：“圣人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；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；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”可见鼓舞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并作为一种精神载体。松桃瓦窑是苗族花鼓舞的发祥地，被誉为“花鼓艺

冬日芒草花

王萍

十月芒草疯长，不与芦苇争逸邇，只是随性自在。到了十一月末，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，将初冬尘埃冲洗无余。走在清爽绿道上，看见大片大片黄灿灿的芒草，迎风摇曳，吹过来芒草清香味，突然想到大姐插队回城时给我带回来的一大把芒草花。闻着清香，好像又回到了美好时光。

大姐大我16岁，特别老实，实在。我们王家三姊妹像台阶般错落，我是老么。二姐性子烈，总为护我和街坊孩子打架，大姐却像块温润鹅卵石。记得有次粮店少称了半斤米，二姐抄起秤砣要去理论，大姐却拉住她袖子：“也许是算盘珠子拨错了，明儿我再去问问。”

我刚刚记事的时候，18岁的大姐插队枣阳，每年冬天过年回家都掉眼泪，蒙着被子哭，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大姐哭不仅仅是想家。她寄来的信总用铅笔描画笑脸，却藏起长满冻疮的脚——那年雪夜抢修水渠，胶鞋陷在冰窟里，脚指甲盖生冻疮两个。我那时还小，只知道用手扶着姐姐的泪水，然后跟着一起哭，每次回城，姐姐都会给我采一大把芒草花，记得那年立冬那天，大姐挎着褪色的军绿布包推开院门，棉袄袖口磨出絮絮的毛边。她蹲下来时，我嗅到麦秸与霜花的气息，冻红的掌心变魔术般抛出蓬松芒草花，穗尖还沾着枣阳土赭红色。我拿着芒草花放在篮子里，唱着跳着《卖花姑娘》，这些欢乐片段，是我快乐童年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后来，大姐回城工作，每月发工资那天，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大姐每月工资三十多元，五号领了钱，就在缝纫机上铺开毛票；绿色十元给妈妈买菜，红色五元给二姐交课本费，蓝色二元给我存着过年做新衣。剩下的十三块五，走进铁皮箱。她工作单位隔壁是妇女儿童商店，橱窗里的小钢琴，是我每次路过必定要趴着看几分钟的宝贝。大姐看穿我的心思，她每天晌午啃冷馍就咸菜，省下食堂二两粮票换鸡蛋给我补身体。她攒起了几个月的零花钱给我买了小钢琴，当售货员用红绸带扎起琴盒时，大姐手指在玻璃柜上虚按琴键，睫毛上凝着薄薄的水雾。看着我满脸开心的笑靥，大姐使劲摸着我的小脑袋，嘿嘿地笑。这架小钢琴直到后来我有了孩子，还留着给女儿用。许多年后我才懂得，大姐就像荒野里的芒草，自己无声地燃烧着，只为烘暖我曾有雨水滴落的天幕；她点亮的那盏灯或许不算明亮，却足以照亮我们相依为命的童年，为那段清贫的日子，添上一抹永不褪色的暖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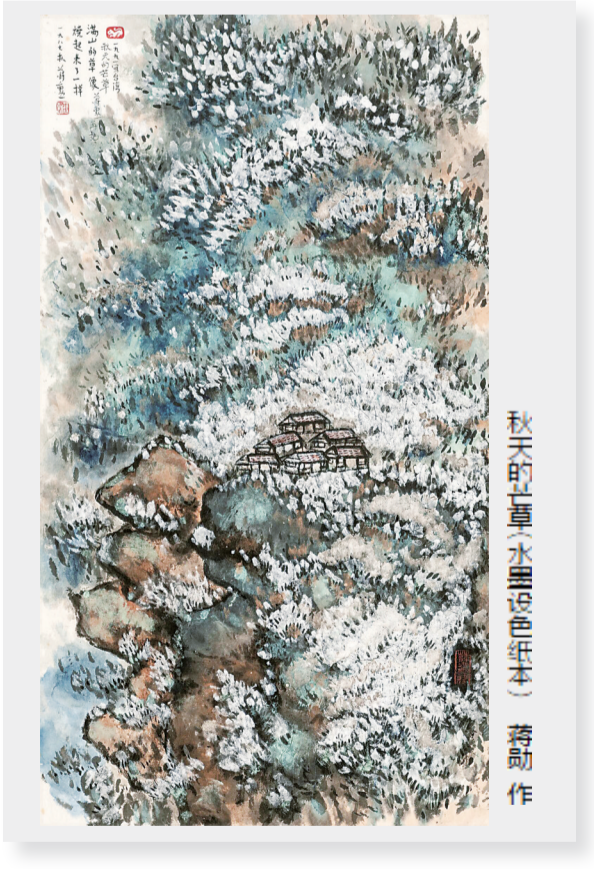
大姐结婚很晚，二十八岁才成家。后来有了女儿，日子虽然紧巴，好在姐夫顾家。我初二那年，妈妈病重抢救。在抢救室外，大姐紧紧搂着我，把我藏在她身后。

后来我跟着她回了家。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，刚满岁的外甥女在摇篮里熟睡，墙角擦着三个印有“安全生产”的肥皂箱，便是衣柜。屋里局促，却收拾得干净。大姐一边往搪瓷缸里掰着窝头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别怕，万一妈有什么，你就跟着我。”养你，照顾你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小块窝头渣掉了下来。她慌忙用手指蘸了点唾沫，沾起那块渣子，直接塞进了我嘴里。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万幸妈妈后来转危为安，但

术之乡”，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所谓“花鼓”就是鼓舞，用“花”来修饰“鼓”，强调其鼓舞结合、花样百出；而八面鼓作为当地创造的一种非遗特色，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创新成果之一，被称为“鼓中之王”。我们在深山里车行两个多小时，方至松桃正镇麻地村党群服务中心。院坝开阔，八面鼓造型随处装点，活泼而喜庆。鼓为乐、花为舞，金玉玉振，彩绘当空，穿着苗族服饰的当地人载歌载舞，以一场绚烂灵动而气势恢宏的花鼓舞表演欢迎远方的客人。于是我了解到“鼓王”的双重含义，不仅指象征着和平安康、和谐壮美的八面鼓，还指花鼓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。那个站在一片红鼓蓝衣的海洋中间击鼓的老人就是鼓王龙云辉，看上去朴实寡言又谦和坚毅。龙云辉和他的鼓上不仅会击鼓，还会制鼓，被称为“鼓世家”，八面鼓就是他和父亲在四面鼓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。而花鼓的指挥者理所当然由德艺双馨的鼓王担当，而且是“敲边的人为师傅，打鼓的人是徒弟”——一年四季，鼓舞四方”，把少数民族在偏远艰苦的生活中祖祖辈辈的淳朴热情、乐天达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演绎得生动而盛大。我在途中看到山野遍植贝贝南瓜，藤蔓密布于不高的瓜架之上，小圆瓜低垂，乍看以为是番茄，始知贝贝南瓜跟常见的藤蔓满地爬的南瓜大不相同，而松桃为东莞对口支援，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可见一斑。表演结束后，在村委会的后院，我看到村民们正在柴火灶上的一口大铁锅里烧炖鸭子，放了很多青椒和木耳，热气腾腾，煞是诱人。其中一位笑呵呵地告诉我，这是他们的午餐，现杀了7只鸭子。和煦的阳光与跳动的火苗，把那张笑脸映衬得红扑扑的。

这红是贵州东部独特的红石林地质景观，是全球唯一在寒武纪形成的红色碳酸岩石林，是大自然沧海桑田、鬼斧神工留下的胜景古迹。先去一处尚未开发的荒野之巅，因为前几天下雨潮湿路滑，车在狭窄的土路上艰难爬行，最后一段还得下车踩着红色的土石步行上去。然而踏遍青山，风景独好。高天上流云，高原上野花绽放，细长白花的芭茅草随风摇曳，红色的火棘果在枝头热烈簇拥，跟蝴蝶兰长得有点数的红色花朵原来就是野棉花，还有开遍在山谷里绿丛中无数的白色花儿，都是高原上自由生长、生动丰饶的精灵。然后我们便看到了那拔地而起、耸立云天的红石，背面看像蘑菇云，由四块岩石错落叠成；反面看又是三块坚立的石头靠在一起，高度、形状各异，有一层层深深浅浅的白色横纹，这是古老地球的年轮，藏着海陆变迁的时光密码，亦不知留下了多少人类的生活情感印迹，我们称之为“三生石”。一番流连，已是落日黄昏，我们驱车去松桃开发后的腊尔山红石林。红石林丹霞地貌形成于约4.8亿年前的扬子古海，经地壳运动和侵蚀作用而成。红色林立的岩石奇形怪状，有的如书卷般层层叠叠，有的像城堡和宝塔。暮色中峰林交错、光影变幻，“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”之感顿生，让人恍若置身另一个星球。我们爬到一块红石上追着落霞余晖拍照，犹如在天边感受世界的尽头，内心变得格外静谧而安宁。

这份宁静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返程途中，延续到每一个对生活不断抽身与反顾的时刻。越是世界浩大，越是美景在前，越是夜幕降临，越让人缄默无言而内心沉静。就像从红石林出来时邂逅的那对自驾游的老年夫妇，虽然天色已晚、投宿未定，但是他们并不慌张惧怕，年龄、阅历、旅行的经验与爱人的陪伴，都可以成为其内心的镇静剂和夜晚的指路明灯。就像深山夜行时我望着窗外掠过的黑色山脊和草木暗影，所有从城市里带出来的压力、烦躁、焦虑、苦闷等情绪负累都被一扫而空，一种久违的松弛、清澈与静气在心底缓缓升起。这是夜色的覆盖与自然的磁力，真的是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呵。是谁说的，自然的入口就是生活的出口，而旅行的终极意义在于感受天地万物之后，可以更好地回到原来的生活之中。无论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，抑或置身不断变化的各种场域，在铜仁深山的这趟寻红之旅，都会成为我记忆中无法磨灭的一抹温暖的红色。



姐姐那句话，连同她指尖的温度，从此牢牢烙在了我心里。她就是那把芒草，像一炬白色焰火，就算会在野火里燃烧，化作飞灰，袅袅升腾，也温暖着我。

等大姐女儿结婚后，大姐夫也退休了，她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大姐夫突然得了肾衰竭，从住院吃药到每周三次透析，姐姐一步不离地守在身边，就这样陪伴了九年多。可是不久后，病魔击倒了大姐，她吃不下了饭。住院后，我和二姐轮换着每天给她做饭送餐，变着花样。我一勺一勺地喂她姐吃饭，也一句一句地鼓励她。我握着她针孔密布的手背，唱起荒腔走板的《卖花姑娘》，她浮肿的眼皮便跟着旋律颤动。

姐姐的女儿女婿特别孝顺，看着他们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我对他们说：“别怕，有任何事，都有大姨和小姨一起。你们还有我们。”

大姐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，一天天好了起来。冬雨润了窗扉，风声很紧，望着窗外，我总觉得大姐就像风中那棵芒草——生在岩缝，长在瘠土，宿根在寒冬里紧紧抱住地下的养分。她这一生何尝不是如此：忍过饥年的树皮，扛过下岗的迷茫，却把所有的苦涩，都酿成了根茎里的糖，一点一滴，都沁给了身边人。我常常仰望天空，即便长夜再深，心底总有一束光不曾熄灭。大姐就是那样一株平凡之草，无需沃土，不惧野火，风越狂，她越懂得低头储蓄；待到春回，便用整片摇曳的绿，安静地，照亮我的天地。

风软一江水

冯渊

冬天，江水退下去，江水和堤坝中间露出宽阔的江滩，这里有一大片柳树。夏天涨水，它有一半浸在水底；发大水年份，可能就只剩下树梢，柔弱的柳枝在浑黄的江面上挣扎。水退下去，柳树被水淹没时树干上长出的成团的气根全裸露出来。柳叶落尽，干枯的树冠下是粗粝的树干，春夏时丰腴的身姿此刻又黑又瘦。

我乘坐朋友的货船回老家，站在甲板上，长江北岸江滩上这些柳树的气根看得清清楚楚。婀娜的柳条随风飘拂，谁都喜欢。眼前，这一团一团棕黑色的气根，算什么呢。

一棵长在高空的柳树，终其一生都不会长出气根。如果不幸长在水边，在被水浸泡的漫长光阴里，它得活下去，靠近水面上方的树干处就会长出气根，吸收空气中的氧气，维持生存。柳树被江水浸泡的几个月里不腐烂，也是因为树皮富含水杨酸，抗菌抗腐。

人将柳树当作观赏植物，喜欢它万条垂下绿丝缕的美景；或者从功用的角度，将它栽在水边，美其名曰“挡浪柳”，谁去关注它被水封闭的呼吸，被水侵蚀的皮肤呢？它自己倒是要留心，否则很快就成了一段朽木，甚至灭绝种族。

我在甲板上远眺，船行缓慢，冬天的柳树扑入眼帘，我想不明白，是人类将它栽在水边，它为了对抗水患才进化成这个样子；还是它本来就有这些功能、特质，人类才将它大规模地种在江滩上？

江堤外面的村庄，生活着多少人啊，有的世世代代生于斯；有的顺着江水，上溯或者下行，漂荡到远方，改变了祖辈的生活轨迹。那些留下来和那些顺江流上去抵达远方的人，有什么不同的特质吗？

“人和树能一样吗？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

“是吗？多少树移栽了，一样好好活下去，活不下去，还能长出气根呢。人在他所处的固定、固化环境里，有多少挪动的自由？即便有流浪的冲动，老年归来，也可能一事无成啊。”

“那倒是，不久前的一天晚上，我从异地出差回来，遇到一个老人，挑着馄饨挑子，一头的炉灶里还有木柴燃烧，这是三十年前的模样了。我有点好奇，要了一碗馄饨，与老人攀谈。老人说，‘我老家黄冈罗田的，我在上海打拼了快三十年。这是我老家的千里香馄饨……’”

“我没吃出什么特色，也不好追问他三十年打拼的结果，只是对他深夜出摊的艰难，心里默默同情了一会。”

脑袋里的两个小人儿悄悄说了半天话，幸好船离开了那段江岸，不然还不知道要纠缠多久。

眼下这段江岸，全是芦苇。芦苇长在深褐色的泥土上。几层楼高的土块，有的被水流冲断，缝隙里，人可以走上去走走。那些细腻的砂质土壤，夏天赤脚踩上去一定很舒服。可是它们在夏天来临时又藏到深深的江水里去了。

芦苇两个月前开出白花，秋天夕阳里看上去让人心绪辽远。冬天，雨水将芦花浸泡了很久，这时芦花发霉变黑了。枯黄的芦苇在冬日黯淡的天空下，没有了萧疏的美感。一大片，一大片，这些摇晃着脑袋的芦苇，像垂头打瞌睡的老妇，人们早就忘了它曾青葱。

这段水路，好多年前都是坐客轮出行，在航班和高铁时代，轮船速度太慢了。我有意搭乘朋友的货船，是想感受一下回乡时柳树、江水、芦苇和农作物的气息。

在很长的暖冬之后，这段时间天气奇寒，岸边结冰了。轮船过来，水浪排向岸边，成块的冰被打碎，岸边像堆满了碎玻璃。浑浊的江水一旦结冰，也是晶莹剔透的，那些杂质被冰藏到哪里去了？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冰，轮船经过，碎成了一堆玻璃，堆叠在一起，水晶？碎玉？反正都比浑黄的江水好看。我看了很久，心想，这些冰块里也含有热量吗？

一升一摄氏度的水变成零度的冰，要释放338千焦的热量，江岸边成千上万吨两三度的水变成冰，要释放巨大的热能，只是这些热能在江边被风吹散了，吹到附近的麦田、柳树和空荡荡的天空了。这时，江上的冰块和水体里还有热能吗？

冷暖交替，冰水互见，每一个水分子变成冰晶的时候，都发生了属于它的坍塌坍塌的变化；柳树被洪水淹没时长出气根辅助呼吸，对于柳树而言也是生死攸关的变化……只是这些变化，人类无从得见。人只能看到江流有声断岸千尺，看到柔条披拂，看到大雪封门，看到冰冻三尺，看不见的地方，也有卑微的努力、热烈的渴望、巨大能量的释放。

要不了多久，江岸边那些堆叠起来的碎玻璃会悄悄融化，枯瘦的柳枝上会长出芽苞，枯黄的芦苇根部，埋在土里的休眠芽萌发出嫩叶，在阳光里渐次苏醒。江堤外边的油菜茎秆挺拔起来，顶端开出嫩黄的小花。冬天低伏在大地上的麦苗支棱起耳朵，偷听不远处江面传来的声音。

哪里来的巨大热量，会将几百公里江面上冷冽的浮冰恢复成温软的江水？大地深处有多少能量，为休憩了一冬的根部注入不可遏止的生机？

货船继续前行，马上停靠在老家附近的一个农场。当年农场码头有轮船停靠，上达武汉重庆，下到南京上海。现在，是一座宁静的小镇。我将从这里打车回我的村子。

寒风扑面，我收拾行李，准备下船。过完年，我回城里上班时，风就不会这么冷了，我想起有人正在正月里开始选种育秧，有人扛着铁锹在田埂上行走，高田里的水往低处流淌，有几条小鲫鱼溯游而上，那时，有水的地方就有小鱼小虾。田野、村庄上空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气气息，在催促万物醒转过来。

春节前后，人类沉浸在自己的喜乐里；大地上的变化已在悄无声息地进行，惊雷响过，江风浩荡吹来，涤荡了冬天的严厉冷峻，春水滋润两岸，江滩很快成为绿洲。

等到风软一江水，我会回到长江入海口的城市高楼里，开始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慢慢遗忘一滴水形成冰晶的历程；冰晶从纯净的水分子开始生长，悬浮物和杂质会被挤压到边缘，不会会消逝，浑浊的水变成晶莹的冰块，只是看上去鲜亮了，它并没有脱胎换骨，冰块四周依然残存浅浅的杂色。

我有时会梦见江边的柳树，岸边的冰块，第二天，跟年轻的同事说“气根”的故事，他们会眨着明亮的眼睛，啊，气根，它和榕树的根是一回事吗？